

棠棣之花

郭沫若



棠棣之花

(五幕历史活剧)

郭沫若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2/3. AES1

棠 棣 之 花

棠 棣 之 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6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3 $\frac{5}{8}$ 插页 3

1980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3,000

书号 10019·2934 定价 0.38元

出版说明

《棠棣之花》是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一年的作品，初版于一九四二年，本社于一九五七年根据一九五四年新文艺出版社版收入《沫若文集》。本书是以《沫若文集》第三卷中《棠棣之花》旧型重印的，作者生前曾亲自校订过。

DL 96/48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|
| 第一幕 | 聂母墓前 | 2 |
| 第二幕 | 濮阳桥畔 | 9 |
| 第三幕 | 东孟之会 | 29 |
| 第四幕 | 濮阳桥畔 | 42 |
| 第五幕 | 十字街头 | 64 |

附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我怎样写《棠棣之花》 | 84 |
| 《棠棣之花》的故事 | 91 |
| 曲谱 | 94 |

人物表

聶政——年二十岁。明敏，果敢，富于正义感。

聶嫫——聶政之姐，二人孿生。性情相似。

因系孿生之故，此二人須求其面貌之近似者，但亦不必全同。孿生子本有兩種，有絕對相同者，必为同性；有仅如普通之兄弟姐妹者，必为异性。此为姐弟，故只求其近似即可。

酒家母——年三十余。系一通常妇女，生活虽毀敗而不糜爛，富于同情心，勤敏。

酒家女春姑——年十七八。美好，健康，富于自尊心与正义感。

严仲子——年四十以往。正直而有远見，并能謙恭下士。

食客韓山坚——年四十左右。机警，但心地坦白。

韓相俠累——年四十以往。陰險、跋扈、粗暴。

韓哀侯——年五十左右。昏庸、肥胖，愈肥愈为合格。

秦使——年三十余。此人戏虽無多，但須矯健穩重，頗須自恃而不失于矜持。目中無人，却不宜显其傲慢。

盲叟——年六十以往。悲慘社会中之人生經歷者。人类社会中有無形的一种正义感与同情心，此人即其綜合之象征。

幼女玉兒——盲叟之孙女，年十一二，一片天真。

士長一与二——此二人为俠累之党羽，愚昧、剛愎、橫暴。

衛士甲与乙——此二人在戏中地位，頗为重要，似愚黠而却天真，似粗暴而却柔順，良心未昧，易受感动。

其他衛士十余人，秦使随从二人，冶游男女及市民之群若干人。

第一幕 聶母墓前

一望田疇半皆荒蕪，远处有淺山環繞。山勢余脉在左近田疇中形成一帶高地，上多白楊。白楊樹上歸鴉噪晚，樹下一墓有欄杆圍繞（在台上只現出后方与右后的一部份），墓前有台阶数段。一碑題“聶母之墓”四字，側向右。左手一條隴道，远远斜走而來，与墓地相通。

聶嫠携桃花数枝并提一竹籃自隴道上，聶政旅裝佩劍随后。

聶政（指点）姐姐，你看这一帶的田地都荒廢成这个样子了！

聶嫠（嘆息）哎，今年望明年太平，明年望后年丰收，望了將近十年了，可是这眼前的世界簡直成了烏鴉和乱草的世界。（回首指点）你听，那白楊樹上的烏鴉叫得多么难听呵，好像是在嘲弄我們人的命运一样呢。

聶政 人的五腑六臟只供那些烏鴉加餐，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乱草蕃菜——乱草呀，烏鴉呀，倒是你們比我們幸福得多了。

聶嫠（指点）你看，母亲的坟墓已長成这样乱草蓬蓬了。母亲死去已經三年，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草，和我

們相依为命的母亲却是永远不再回来。哎，我們这几年来，真是尝尽了离乱的滋味了。

聶政 这几年来常常鬧着战乱：今日合縱，明日連衡；今日征燕，明日伐楚。六国的諸侯他們都不把老百姓当成人，只顧貪圖扩大自己的权势。做牺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从下去，禍乱便永远沒有尽头——三年前，严仲子和我說过的这些話，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記。姐姐，現在正是我們年青人發奮有为的时候了！（激昂地拔劍及半，复行收入。）

聶姜 是的，你这次去訪严仲子，我正希望你們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業出来。

此时欲圓未圓的月兒自远山昇上，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台。聶姜置竹籃墓前，分桃枝为二，插于碑之左右。聶政斫白楊一枝，在墓之周圍打扫。

聶姜 （自籃中取供物陈布，并取出洞簫一枝）哦呀，你把洞簫都帶來了嗎？（置洞簫于墓欄上。）

聶政 是的，我已經三年不吹了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喜欢听我吹洞簫。我今天晚上要在母亲墓前吹一会儿。

聶姜 好的，我也很想听听呢。（陈設畢，在墓前跪拜。）
聶政亦跪拜。

聶姜 （跪向墓禱祝）媽媽，我和二弟看你来了。今晚二弟要到濮陽去拜訪严仲子，特来向你告別。母亲該还記得，三年前，母亲还在的时候，严仲子來訪过二弟，要二弟替他报仇。那时因为母亲还在，二弟要孝順母亲，

他便推辞了。現在我們守孝已經滿了三年，二弟想到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赶到漢陽去探訪那严仲子。那严仲子为人深明大义，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会辱没母亲的事情。我也想改扮男裝陪着他去，但二弟說我去反而累贅，并且母亲的坟墓也沒人照管，因此我也就只好忍心讓他一个人去了。媽媽，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对于二弟多多地加以保佑。

聶政（拱手直立墓前）媽媽，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应当做的事，要不辜負媽媽养育了我們一場。姐姐她是有志气的，她能够独立自主，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离，但也要希望母亲多多保佑姐姐。

二人禱祝畢，聶政步下墓台，略略向四方瞻望。聶嫫起立，在墓台上頻頻拭泪，依依难舍。

聶政（回顧指着上升的明月）姐姐，月亮已經上来了。（又环指四周）树上的烏鴉也归了巢，这四周是多么清靜呵。

聶嫫 我很喜欢这种清靜的地方。在这万籟無声的清靜之中，却好像有很哀婉的，很哀婉的声音在那兒顫动。（取洞簫授聶政）二弟，現在請你吹簫，就用你前晚上新制的那个曲譜，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。

聶政受簫，面月吹弄，时复回顧其姐。

聶嫫（倚坐墓台阶石上，唱）

別母已三載，母去永不归。

阿儂姐与弟，願随阿母来。

春桃花兩枝，分插母墓旁。
桃花謝時，姐弟知何往？（唱至此，徐徐起立）

不願久偷生，但願轟烈死。
願將一己命，救彼蒼生起。

蒼生久塗炭，十室無一完。
既遭屠戮苦，又有饑饉患。

饑饉匪自天，屠戮咎由人。
富者余糧肉，強者鬪私兵。

誰可均貧富，誰可鋤強權？
願為施瘟使，除彼害群獮！

聶政（轉身回向其姐）姐姐，你这歌詞十分悲壯，就好像說出了我心中想說的話一樣。你請再唱下去吧。

聶婆 我也很想再唱，我心里好像有唱不完的情緒。你請照樣地吹，我也照樣地唱啦。（繼續歌唱）

明月何皎皎，白楊聲蕭蕭。
阿儂姐與弟，離別在今宵。

今宵離別後，相見未可期。
多看姐兩眼，多听姐歌詞。

汪汪泪湖水，映出四輪月。

俄頃即無疆，月輪永不灭。

聶嫫唱时，聶政吹簫和之。聶嫫歌罢，不胜悲抑；聶政亦为之躊躇沮喪。二人緘默有間。

聶 嫫（勉强振作精神）二弟，我看你可以走了。我的事情你不要罣念。

聶 政（搖頭）不，姐姐，我倒想不走了。我沒有想出姐姐你是这样的悲哀。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，都冷去了一大半。

聶 嫫 对你不住。我的确是有点悲哀。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別离，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。假如我也是个男子，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嗎？但是，我此刻也不悲哀了。悲哀終竟是沒有用处的。我虽然是个女子，也有我們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。我現在已經有了我自己的打算。我要对着月亮，对着母亲的坟墓，向天發誓。我要永远不辱沒你，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。我看，你現在可以走了。不要辜負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，不要辜負了天下的老百姓。好，你就請去吧。我再随意唱出几句来，壯壯你的行色。（唱）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鮮紅的血液，

迸發成自由之花，

开遍中华，

开遍中华！

兄弟呀，去吧！

中华需要自由，

中华需要自由！

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，

要吞蝕赤县神州。

人們反勇于私斗，

而怯于公仇。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去吧，兄弟呀！

我望你鮮紅的血液，

迸發成自由之花，

开遍中华，

开遍中华！

兄弟呀，去吧！

中华需要兄弟，

中华需要兄弟，

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鎖，

把主人翁們喚起。

快快團結一致，

高举起解放的大旗！

去吧，兄弟呀！
去吧，兄弟呀！
我望你鮮紅的血液，
迸發成自由之花，
開遍中華，
開遍中華！
兄弟呀，去吧！
兄弟呀，去吧！
轟葵唱時，轟政拔劍起舞。

——在歌聲中幕下

第二幕 濮陽桥畔

濮水橫流，岸上有桃花正开。

舞台右側斜現一桥，桥之彼端不可見。此端左側有碑題“濮陽桥”三字。左側酒家一，右三分之二为客座，背面开窗临河，有欄可憑眺；左三分之一为厨舍，有戶通客座。前面为中庭，庭中陈紡車一具。房舍建筑与陈設，宜与日本式相仿佛。

酒家母女各一人，女春姑坐庭中紡綫，年可十七八，母年三十以往，坐客座边緣績麻。

濮水中有游船蕩槳声，少焉男女合唱之声起。

春桃一片花如海，
千树万树迎風开。
花从树上紛紛下，
人从花底双双来。
人来花里花可知？
花落舟中人欲痴。
不願辞花詠言归，
願为花下春流水。

有間。

春 姑 媽，聽說齊國的女子，近來多半改穿男裝了，不知道實在不實在呢？

酒家母 怎么不實在？前天齊東的黃姨母來，不是還說過她鄰家的女兒也都改扮了男裝，往孔夫子的學堂里讀書去了嗎？

春 姑 誰肯信她！孔夫子的骨頭已經打得鼓響了。

酒家母 哼，你才聰明，難道他的兒子便不可以叫作“孔夫子”嗎？

春 姑 他的兒子還死得更早呢！

酒家母 你倒像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譜啦，我不相信他便沒有孫子了。

春 姑 那可不管他啦，媽，你肯允許我嗎？我也想到什麼地方去讀讀書。

酒家母 讀書？在我們這裡有什麼地方可以容你讀書呢？女兒家讀了書老實說又有什麼用喲？

春 姑 媽，你不能說沒有用！做母親的沒見識，便只好養出些沒見識的孩子。如今這世道上有很多沒見識的人，不都是由沒有見識的母親所生出來的嗎？他們小時候沒有受過什麼母教，長大來也沒有受過什麼好的教育，他們就只好搗亂，只好做些沒廉恥的事情了。所以這如今不識廉恥的人這樣多，媽，據我看，一些做母親的人恐怕要負一多半的責任呢。

酒家母 哎喲，你還了得，幸亏我只生了你這個女兒，不然，我恐怕也脫不掉干系呢。不過我總覺得孔夫子的

夫人有句話說得滿好，她不是說過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嗎？一個女兒家是不消要什麼學問的，古時候也沒有聽見說過有什麼讀書的女子。

春 姑 （起身走至母身旁）媽，怎麼沒有？周武王的后妃不是嗎？（在母側坐下。）

酒家母 那個又當別論，她是皇帝的后妃，你是賣酒人家的女兒呢。

春 姑 皇帝的后妃和我們尋常人家的女兒，有什麼區別呢？

左翼堤上聞人脚步声。

酒家母 有人來了，別再胡說八道吧。

嚴仲子及食客韓山堅自堤上左手登場。嚴仲子佩劍持弓，并帶箭服。韓山堅倒戈荷狐兔。

酒家母收拾麻績，偕春姑折入廚中。

韓山堅 今天有趣是有趣，可惜野物少了一點。

嚴仲子 打獵的趣味倒不在乎野物的多寡。我們借此得與浩蕩的大自然相接觸，把我們心中的憤懣舒暢了許多，倒是莫大的精神上的快樂呢！

韓山堅 是的，我們現在是快暢得許多。不過，這種快樂可惜只有貴族的獵師才能夠享受呀。沒錢的人一家數口，專靠打些野物營生，假如一無所得，立刻便要發生恐慌，還能說得上什麼精神上的快樂嗎？

嚴仲子 你這話一點也不錯。不過他們不是不應該享受，只是不能夠享受罷了。我們有些乏了，進酒店去對飲

一杯吧。

韓山坚 那很好，我也正想解解渴。

二人由堤上步下，向酒店走去。

酒家母由厨中走出，接客。春姑亦随后。

酒家母 仲子先生，你们打猎回来了吗？请坐。要用些什么菜？

二人上店，解放武器。

严仲子 随便拿两样现成的好了，给我们烫壶上好的酒。

母、女应声入厨。

严仲子与韓山坚赁榻席地并坐。

游女一群由桥上出场。

游女一群 （在酒店前载歌载舞）

儂冷如春冰，郎暖如春风；

冰入春风怀，化作春水融。

水涨泛桃花，郎浮水上舟；

鼓浪翻郎舟，郎死儂心头。（舞将毕由堤上向左手歌舞而下。）

严仲子 哎，这风气候坏得真有点程度了！我对于这些光景，有点伤心。

韓山坚 “人情之所不能忍者，圣人不能禁。”从前不是有过“虽有七子之母而犹不能安于其室”？你怎么能够怪得这些青年男女呢？

严仲子 这却不单是“食色性也”的问题。这些可怜的女兒們，你以为她们是在享乐吗？其实她们都是墮落了